

The
Essays
on friends
the
Wisdom
of Life

Arthur Schopenhauer

人生的智慧

[德] 阿图尔·叔本华 著

梁 盛 译

尼采 / 卡夫卡 / 托尔斯泰 / 弗洛伊德

推荐的哲学必读本

如何幸福过一生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人生的智慧

[德] 阿图尔·叔本华——著 梁 盛——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的智慧/(德)阿图尔·叔本华著;梁盛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306-7540-3

I. ①人… II. ①阿… ②梁…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7858号

责任编辑:赵世鑫

装帧设计:力琨

出版人:张纪欣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字数:200千字

印张:10

版次: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地址:北京通州区潞城镇西堡村

电话:13601282426

邮编:101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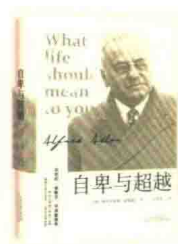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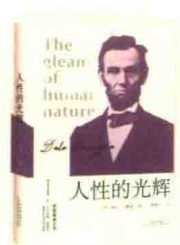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阿图尔·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德国著名哲学家。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反对理性主义哲学的人并开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先河，也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著有《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等。《人生的智慧》是叔本华写于1850年的晚期著作，正是这本书使叔本华成为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在这本书中他以“优雅的文体”，暂时撇开了唯意志论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从世俗的角度探讨了人生应遵循的原则。

励志大师经典系列



总策划： 宏泰恒信

联合出品：之冠文化

责任编辑：赵世鑫

选题策划：李 艳

封面设计：力 琿

幸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很难
求之于自身，但要想在别处得
到则不可能。

——尚福尔^①

① 尚福尔(1740—1794)：法国作家、杂文家。以风趣著称，所写的格言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民间流行的俗语。

目 录

第一章 基本的划分

建立在三个终极真相之上的幸福	003
痛苦面前，人人平等	006
遵从本性才是正途	011
财富带来幸福，也会打扰幸福	014

第二章 人的自身

你的幸福感去哪儿了	019
健康第一，其他靠后	022
幸福路上的拦路虎——痛苦与无聊	028
无聊的背后其实是无知	032
你可能根本没认清自己	035
匮乏与空虚，人生的两大痛苦	044

第三章 人所拥有的财产

财富如海水，越喝越口渴	055
人为何不能太穷？	060
赤贫也许是优势	064

第四章 人所展现的表象

我们为何钟情于谎话	069
拔除引发痛苦的“肉刺”	076
荣誉的本质	084
门当户对不无道理	094
我让步了，但我没输！	110
遭受侮辱时，我们该怎么办？	120
学会自我欣赏，不要奢望别人的欣赏	133
你容易出名吗？	145

第五章 建议和格言

快乐与痛苦的本质	153
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	169
幸福的要素与歧路	179
嫉妒：幸福的敌人	198
我们对他人应采取的态度	220
高贵与庸俗的差异	231
我们对于命运和世事的发展应保持的态度	255

第六章 人生的各个阶段

童年期：纯粹客观的年纪	271
青年期：执着于幸福的阶段	276
老年期：人生苦短，时光易逝	283
附 叔本华的生平轶事	303

第一章 基本的划分

建立在三个终极真相之上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幸福有三个源头——身外之物、人的灵魂和人的身体。我们仍然保留他的三分法，我认为，导致个体间命运轨迹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取决于以下三项内容：

1.自身属性：可以概括为“个性”，广义上的“个性”涵盖了人的健康、力量、外貌、气质、道德、智商和潜能。

2.附加属性：即个体所拥有的财产和一切占有物。

3.个体在他人眼中的样子：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即人在社会中的形象。这种形象的树立又基于个人已获得的名誉、社会地位和名声。

在自身属性上，人与人之间具有客观性，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差别比起后两项的差别对于造成人们的幸福抑或不幸会产生更加根本和彻底的影响——因为后两项内容的差别只是出自人为的划分。

作为人本身拥有的优势，比如聪明的头脑或者伟大的心，与人后天获得的崇高地位、高贵出身、优厚财富等诸多优势相比，就犹如真正的国王比之于戏剧舞台上假扮的国王一样。伊壁鸠鲁^①的第一个门徒门采多罗斯就曾在他的著作里为他的一个篇章冠以这样的题目：“我们幸福的原因存在于我们的自身内在，而不是自身之外。”的确，我们评判一个人是否幸福，或者评判他整个的生存方式，明显首要的就是这个人自身的内在素质，它直接决定了这个人是否能够发自内心的幸福，因为人内心的快乐和痛苦基本上是人的感情、意欲和思想的产物。而人自身之外的所有事物，都只是间接地影响人的幸福。因此，同样的外在事物和同样的境遇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可以说，处在同一环境中的人，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因为与个人直接相关的，是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他的情感以及他的意欲活动。

附加属性只有在刺激到上述自身属性时，才会表现出对人的影响。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决定了他生活于一个怎样的世界。世界也因个人自身属性而定。因此，个人的世界是贫瘠的、浅薄的和肤浅的，抑或丰富多彩、趣味盎然和充满意义的——这取决于各人的头脑。比如，有人羡慕那些在生活中遇到或者发现富有趣味事物的人们，其实他们更应该羡慕这些人所具有的观察

①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公元前270）：古希腊哲学家。

事物的天赋才对。在后一种人的眼中，他们的世界是意味深长的，而这一点正可归功于他们的思想禀赋。因为同样一件事情，在一个思想丰富的人看来是饶有趣味的事情，而对于一个肤浅、庸俗的人来说，这只不过就是平凡世界里乏味的一幕而已。这种情形在歌德和拜伦创作的、明显取材于真实事件的许多诗篇中都有明显体现。愚笨的读者不去羡慕诗人所具有的伟大的想象力，而只羡慕诗人那些其乐无穷的经历。而正是这种想象力化平淡无奇为深刻优美。同样的一件事，在一个具有忧郁气质的人来看是悲剧的一幕，在一个乐天派的眼里这却是一场有趣的冲突，而一个麻木不仁的人眼中，则把这视为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而已。

上述的所有这一切都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当下经历的每时每刻，其实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主体和客体——虽然二者联系紧密、缺一不可，就像氧和氢共同构成水一样，但是面对完全一样的客体时，不同的主体就意味着所构成的现实完全不同，反之亦然。由此可知，愚昧、呆板的主体与最美的客体相结合，也只能产生出低劣的现实，等同于在恶劣的天气下观赏美丽风景，又或者以低像素照相机拍摄这些美丽的风景。或者，更直白地讲：正如囿于我们自己的皮囊一样，我们也同样囿于自己的思维。一个人只能直接存在于自己的思维之中。因此，对于囿于自己的思维的个人来说，外在世界对他的帮助其实是不大的。

痛苦面前,人人平等

舞台上的演员不管是扮演仆人、士兵的,还是扮演王侯、将相的。其实这些角色之间的区别只是外在的、表面的,其实质是一样的、不变的。抛开角色的不同,他们都只是可怜、痛苦和充满烦恼的戏子。这与现实生活区别并不大。不同的地位和财富如同戏子的戏服和脸谱,虽然赋予了我们不同的角色,但是各人的内在幸福却并没有因为角色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相反,这些人同样是充满痛苦和烦恼的可怜虫;虽然忧虑和烦恼的具体内容因人而异,但它们的本质却大多大同小异;虽然痛苦和忧虑的程度会有差别,但这些差别却与人们的地位、财富的差异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和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吻合。对于人来说,人的意识或者思维里总是直接存在和发生着人所经历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们认为首要的关键因素是人的意识的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呈现在意识中的物象、形态更为重要的是主体意识。任何富有

情趣的事物，通过一个愚人呆滞意识的反映后，也会变得枯燥无比。相比之下，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却是在一个简陋牢房里创作而成。我们可以改变的是构成现实的客体部分，它掌握在命运手里；但我们的自身作为主体部分从本质来说却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尽管在生命长河中，外在变化时有发生，但人的内在性格却变化不大，始终如一。这就像一段保持恒定的主旋律搭配着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变奏曲。自身的内在个性始终围绕着我们每个个体。就像某些动物，他们始终无法摆脱大自然为他们设定的不容更改的局限性，无论你把它们置于什么样的环境中。这同样可以解释如下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努力为自己宠爱的动物创造舒适的环境的时候，应该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进行，这个范围是由动物的本性和意识的局限决定的。人当然也一样，一个人的内在个性决定了他所能得到的属于他的快乐。高层次的快乐，相应的对一个人的精神能力的范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非一个人的精神能力相对突出，否则所有外在的事物——别人或者运气所能给他带来的一切——都不能让他具备超越自身狭小范围的能力。他自身仅仅局限在领略平庸无奇、享受原始快乐的范围内。只具备低下精神能力的他只能享受感观的直白乐趣、低级的社会交际、庸俗的娱乐消费和百无聊赖的家庭生活。即便是教育——如果教育真的对我们有用的话——就大体而言，也无法在拓宽我们精神眼界方面给人带来大的助力。

虽然在我们年轻时，我们对于精神上的乐趣，即最高级、最丰富以及最恒久的精神乐趣缺乏充足的体会；但是，领略这种高级别的精神乐趣首先是建立在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思想能力之上的。因此，显而易见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取决于我们的内在个性。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结论，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只是考虑运气、考虑获得的财产，或者在意我们在他人心目中的样子。其实，运气是可变的，它总会有变好的时候，如果我们内在个性丰富多彩，我们甚至都不会对运气提出太多的要求。即使是身处天堂，美女环绕周身，头脑呆滞、思维固化的人终其一生也会是老样子，一个傻子到死的那天仍是一个傻子。因此歌德说：

大众，不分贵贱，

都总是承认：众生能够得到的最大幸运，

只有自身的个性。

就人的幸福快乐而言，主体比客体重要千万倍，这一点毋庸置疑。举些例子：最好的调味品是饥饿，衰老之人对青春美色再难一见钟情，天才和圣人的生活等。尤其是人的健康问题，它远远超过了一切外在的好处。

一个身患疾病的君主并没有比健康的乞丐幸运。再多的财